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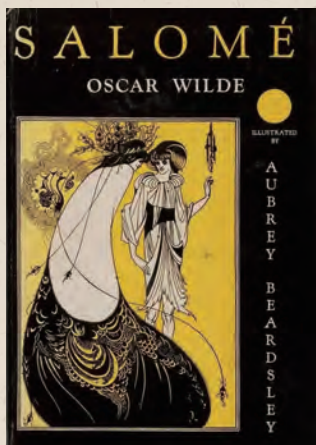
也重视生活给予的各种线索和灵感，只是更多在琐细、肮脏、杂乱与混沌中找寻更多的文学方程式。

这种矛盾的统一，否定之否定，恰恰根植于历史大背景和时代大变迁。当年，死亡那么接近，信仰不再崇高，精神领域的“荒原”遍布，价值围困在卡夫卡式“城堡”中。可恰恰在世纪之交，福特汽车生产线、莱特兄弟试飞成功以及无线电广播给人类提供了不可想象的机遇与连接。面对这样的既毁灭，又超速，既流行，又隔阂的状态，作家们不得不用更大的智慧去应对，重塑他们的作品，要么是用奇异而诡谲的手法，要么只是超真实地表现整个社会。

文学外，思潮中—— 现代主义的“三副面孔”

如果一个世界混乱又令人不安，躁动又充满各种可能，那么文艺也一定是如此，包括文学，还有电影、戏剧、美术、建筑、音乐、雕塑等。

成立于1922年的BBC，在纪念百年诞生的系列文章中专门提到了恐怖电影《诺斯费拉图》(Nosferatu 又名吸血鬼，1922)。现代主义思潮的簇拥与打造，促成了该片的问世。其关于癌症、战争、疾病的指涉，是一战与流感肆虐后的欧洲。《诺斯费拉图》诞生于表现主义幻想鼎盛时期的德国，又隐约藏着反犹太主义的戾气，所以它充满表现性的哥特元素，教堂高耸，黑色装扮的蝙蝠、孤堡与十字架到处可见，气氛阴森神秘，而装饰布景又是复杂奇特的。它夸张变形又极具艺术感的形式和



右图：王尔德的《莎乐美》。

死亡主题无疑是对“爱伦·坡”式的恐怖文学做出了最好的回应，也对上世纪20年代的电影“现代化”带来了无数启示，出现了弗里茨·朗的《大都会》(1927)，马塞尔·杜尚《贫血的电影》(1926)等一批现代主义电影的实验。

戏剧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竭力突破之前现实主义真实再现的路

子，不再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感兴趣，转而强调表现时候的内心真实。拟人化的梦幻剧如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著名的《青鸟》；象征主义当属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的《沉钟》，重铸“挂在隔绝人世的自由高空”的新钟，告别旧时代；与《诺斯费拉图》同为表现主义的《鬼魂奏鸣曲》出自瑞典鬼才斯特林，他内心愤懑，痴迷梦魇，钟爱鬼魂，把死尸、亡魂搬上舞台，人间就是炼狱；唯美主义王尔德的《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更是将颓废享乐全盘奉上，莎乐美，这个求爱不得、不惜杀死至爱之人约翰，以求深吻其头颅的诱惑女性，在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绘画、杂志出版史中，留下了太多她忠实的信徒。

现代主义文艺领域中的两大高峰，一个是文学，一个是美术。相比于戏剧、电影、建筑等集体性创

右图：《大都会》。

